

责任编辑:龚建星

夜光杯 / 星期天夜光杯 | 新民晚报

弹指一挥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有66个年头。为庆祝新中国,名叫国庆的数不胜数,在我的生活中也认识认识认同了许多“国庆”,无论是同乡、同学、同事,还是偶遇“同行”者,每逢国庆节,他们的形象会不时地出现,这些“国庆”何以让人惦记?

实属内心的一种取向。同乡伯伯收养了一个义子,让我有了叫“国庆”的“表兄”。“国庆”出生不久父母相继去世,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同乡伯伯当年在支援“小三线”建设中认识了“狗狗”,送他来上海读书才取名叫“国庆”。“国庆”个头瘦弱,读书很用功,过目后模仿力很强。亲戚们对“国庆”也关爱有加,来探望时总会一角、二角钱给些“零用钿”。“国庆”很孝顺爷爷奶奶,一直惦记着,要让爷爷奶奶尝尝只有4分钱一支的棒冰味。于是他学着街头棒冰摊的方法,把积攒的钱买来4支棒冰包裹在了一件棉袄中,将包裹部寄到了老家。老人收到有点硬邦邦的棉袄,还有4张花花绿绿纸片,不知其意。这一真实的故事虽然让人“喷饭”,但孝顺老人知恩图报,从此成为同乡亲眷中“感恩教育”的活话。

小时候还有个叫“国庆”的同伴,他家有株无花果树,每年夏秋果熟时,他就是弄堂里的小王子。大伙盯着那层层叠叠叶面中垂挂的紫果儿,垂涎着那形如圆卵皮薄无核肉质甘甜,嚼着透着芝麻般的清香与酥软的味道。平时喜好睡懒觉的国庆这些天一大早起床,生怕出现一根长长的竹竿,偷偷地扫荡他的爱果。那天,国庆宣布:可用铅笔、橡皮、写字簿或

小时候,每年暑期,我都是在家乡过的。当时,脚下这条小路,是坑坑洼洼的泥路,一到晚上,萤火虫就成群结队从河边的家里跑出来,那一闪一闪的萤火,把河面映亮了,也把这小路照亮了。第一次看到萤火虫就觉得好生稀奇,这么小的虫子,怎么会发出这样神奇漂亮的光?它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某一天,我忍不住问表兄。表兄告诉我:是从神仙那里来的。很早很早以前,一个神仙姐姐发现人间老是黑灯瞎火的,就思量,是不是给它们送去一点光明?一天,她就折了一朵花,从天上扔了下来,就掉了在我们这一带。瞬间,这朵花就变成了无数的萤火虫。表兄的故事,让我兴奋得几乎整晚都没睡好觉。它们每天晚上这样辛苦在空中飞来飞去,就是这些点点的亮,还能给夜行人带来不少方便呢。平时它们一定要吃很多东西吧,不然怎么能保持这样好的体力呢?它们究竟都吃了些什么呀?表兄摸着后脑勺,好一会也没回答出。突然,他拉着我就往河边跑,因为萤火虫的家就安在芦苇丛里。他也想知道萤火虫吃的是些什么。我们两个人看了老半天,可是好一会,它们还是这么安安静静,而且连身子都没有动一下,好像都沉在了梦里。表兄和我只好悻悻然回去吃午饭了。

很长时间内,萤火虫都是刻在我心中的影像。毕业后,我在福建福鼎服役,晚上常常在漆黑一片的哨位上站岗,但是从没在夏夜里发现过一只萤火虫的影子。也许,萤火虫的分布是很讲究地域性的,而家乡这方水土才是这些可爱小精灵的快乐园地。几十年过去了,萤火虫在我心里终于渐渐淡去了许多;再说,很多年没有回过家乡,就不大再想起萤火虫。但这次回到家乡,在这个夏夜里突然想再好好看看萤火虫。然而,怎么就看不到那绿绿的透亮的萤火呢?我琢磨着,萤火虫的消失,是不是和环境有关?当年河的两岸芦苇多得密密麻麻,里面躲着许许多多的生命。而现在芦苇已少了很多,萤火虫是不是因为家被毁了,只好远走高飞了?此时,我禁不住想起当年表兄说的那个故事。呵呵,会不会神仙姑娘看见现在人间天天晚上灯火通明,萤火虫已结束了使命,继续让它们留下来,已没必要,于是她就嫣然一笑,把那朵花收了上去,就这样,萤火虫消失了?

“第32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有《致敬管风琴》专场演出,爱乐者趋之若鹜,唯恐错过管风琴难得的欣赏机会。管风琴演奏以前多在教堂里,而今在东方艺术中心也能聆听,那庄严浑穆、浩浩宏伟的乐声响彻大厅,令听者置身其间、心驰神往,个中感受与其他音乐场景迥然不同。再者,以前管风琴演出的曲目几乎都是欧洲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如巴赫、亨德尔、弗兰克等作曲家的作品。这次管风琴专场亦然演奏了巴赫、亨德尔、门德

尔松、梅西安、福雷等作曲家的管风琴作品,如《管风琴协奏曲》《沉思录——终曲》以及合唱《奉献曲》《赞美诗》。庄重浑厚的音色、洪亮壮美的气势烘托出一种高远深透的意境,但又不失亲和轻盈而诙谐的旋律,让人感动激奋。不过,最令人惊喜和意外的是,这次演出推出了一部中国作品《清明心语》,以前似乎未有过,说绝无仅有亦不为过。

这首管风琴《清明心语》是中国打击乐作曲家张旭儒所作。据他说,这首曲子是特地应上音教授朱磊之请为“第32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管风琴专场音乐会写的,以前从未写过管风琴作品,虽说是一首小品,但作品的境界与节气给人渗透心灵的触动和感应。而且这部作品由朱磊教授亲临演奏,乃世界首演,殊为难得。抑扬起伏的乐曲声中,空灵旷远、

听戏,真不让喝彩,这是个问题。听戏的主儿都知道,不让喝彩,别说听戏的,唱戏的都没劲。演出无人喝彩,俗语叫“掉凉水盆里了”,是件十分扫兴的事。如果只许叫好,不许喝倒彩(现在真有剧场这么规定),等于强迫观众只能赞扬,不许批评,又太不讲理。只是,喝倒彩这件事,“准星”往往很差,很多时候取决于各人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说可能你的这一声倒彩恰恰搅了别人的雅兴。就像侯宝林相声里说的:“这位爱看这个角儿,那位爱看那个角儿,这边一叫好,两人打起来了!”——草根艺评弄不好就成了“寻衅滋事”。那么,什么才是恰当的倒彩? “叫好”这种一正一反的简单判断,实际上也只能解决非黑即白的简单问题。所以,倒好只能送给那些明显的差错和故意的懈怠,诸如:忘词漏句、荒腔走板、穿戴错误以及故意泡汤,偷工减料等。见仁见智的问题是不能用“喊”来解决的。譬如:京戏是讲究规范的,但京戏的渊源复杂,规范也是发展变化的。熟悉掌故的人一定知道,为了《打渔杀家》的萧恩应该穿鞋还是穿靴,《战

太平》的花云应该走“虎跳”还是走“抢背”这些问题,当年看过老谭小余的老谭曲家曾连篇累牍地打笔仗,费了多少新闻纸,结果仍然莫衷一是。当然更不可能在现场用一声喊的办法来解决,否则岂不大乱?可惜的是,喊倒好的人未必都明白这个理。有些人以为自己花钱看戏是大爷,一不满意就胡喊倒好。天津名旦杨荣环艺兼梅、尚,技艺不凡,但苦于嗓音局限,演唱调门不高。这本是他的常态,不喜欢尽可不去听。那天好像是《玉堂春》,反正杨先生是靠近台口在演唱。有个人径直走到台前,冲着他用一口浓重的天津话喊道:“好调门啊!还有码没有?”按,京胡的音调低过极限,容易跳码,故戏班把低调门戏称“落码调”。他这一喊,观众哄堂大笑。像这种喊倒好,纯属无理取闹。杨先生唱戏的时代,京戏早就突破了“官中调门”的旧规,“各唱各调”已是业界普遍共识,也就是已经确立了新规。况且嗓音局限又不是

轻朋友听老戏,我也认为珮瑜的吉他伴唱并不成功。可是,艺术探索不是技术错误,更何况清音会是市场化运作,又没花国家财政一分钱,凭啥给叫倒好?叫声倒好,表达一下态度也就罢了,弄出手机来放录音档子就太过了。你我不爱听吉他伴唱,可是还是有人愿意听的,他们也是花钱买票的,觉得演出无法进行,那些观众的权益谁来保障?喊倒好是在公共场所中的“文艺批评”,行使这种批评的权利不应过度妨碍其他观众的欣赏,这恐怕是喊倒好的底线。如果你对演员或演出真的忍无可忍,我们听戏还有一项旧俗,那就是“起堂”。

在高3.9米、宽3.4米、厚0.3米而又七色辉煌的大型龙门架前,12盏大灯在铿锵激越的锣鼓喷呐声中奔舞不止。传说中龙,取其头部之形并夸饰其嘴部而为龙嘴灯,亦奇亦凡的鳌鱼,成为身长超过龙嘴灯三倍的鳌鱼灯,鲫鱼灯、鲤鱼灯、火鱼灯、虾灯,六种两两成双的水族灯形成了一支各有特征而又可以串接成龙的表演队。这是又一款“鲤鱼跳龙门”,其发祥与繁衍地——浙江省仙居县田市镇,是仙居中部商品集散地和交通咽喉,既有秀美山川,亦见连绵沃野,河潭密布,林木茂盛。乡民涉水见鱼虾而仿其形为舞,进山取竹木而扎骨架为灯。

庄肃虔诚的旋律、音色音量的抒发控敛,仿佛寄寓了一种幽深的牵思,继承了缅怀故人先辈的传统情愫和美德,使之潜入内涵丰富的时空隧道,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传递宏扬,一种“孝行天下”的意念,令人感悟敬畏之深、浮想绵永。《清明心语》确实成功地驾驭了西方乐器这个载体,表现出中国的意境和情韵,也突破了管风琴只能演奏西方乐曲的框架,是值得点赞的、可喜的。

郑菁深

说是一首小品,但作品的境界与节气给人渗透心灵的触动和感应。而且这部作品由朱磊教授亲临演奏,乃世界首演,殊为难得。抑扬起伏的乐曲声中,空灵旷远、

说是一首小品,但作品的境界与节气给人渗透心灵的触动和感应。而且这部作品由朱磊教授亲临演奏,乃世界首演,殊为难得。抑扬起伏的乐曲声中,空灵旷远、

说是一首小品,但作品的境界与节气给人渗透心灵的触动和感应。而且这部作品由朱磊教授亲临演奏,乃世界首演,殊为难得。抑扬起伏的乐曲声中,空灵旷远、

听戏,真不让喝彩,这是个问题。听戏的主儿都知道,不让喝彩,别说听戏的,唱戏的都没劲。演出无人喝彩,俗语叫“掉凉水盆里了”,是件十分扫兴的事。如果只许叫好,不许喝倒彩(现在真有剧场这么规定),等于强迫观众只能赞扬,不许批评,又太不讲理。只是,喝倒彩这件事,“准星”往往很差,很多时候取决于各人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说可能你的这一声倒彩恰恰搅了别人的雅兴。就像侯宝林相声里说的:“这位爱看这个角儿,那位爱看那个角儿,这边一叫好,两人打起来了!”——草根艺评弄不好就成了“寻衅滋事”。那么,什么才是恰当的倒彩? “叫好”这种一正一反的简单判断,实际上也只能解决非黑即白的简单问题。所以,倒好只能送给那些明显的差错和故意的懈怠,诸如:忘词漏句、荒腔走板、穿戴错误以及故意泡汤,偷工减料等。见仁见智的问题是不能用“喊”来解决的。譬如:京戏是讲究规范的,但京戏的渊源复杂,规范也是发展变化的。熟悉掌故的人一定知道,为了《打渔杀家》的萧恩应该穿鞋还是穿靴,《战

太平》的花云应该走“虎跳”还是走“抢背”这些问题,当年看过老谭小余的老谭曲家曾连篇累牍地打笔仗,费了多少新闻纸,结果仍然莫衷一是。当然更不可能在现场用一声喊的办法来解决,否则岂不大乱?可惜的是,喊倒好的人未必都明白这个理。有些人以为自己花钱看戏是大爷,一不满意就胡喊倒好。天津名旦杨荣环艺兼梅、尚,技艺不凡,但苦于嗓音局限,演唱调门不高。这本是他的常态,不喜欢尽可不去听。那天好像是《玉堂春》,反正杨先生是靠近台口在演唱。有个人径直走到台前,冲着他用一口浓重的天津话喊道:“好调门啊!还有码没有?”按,京胡的音调低过极限,容易跳码,故戏班把低调门戏称“落码调”。他这一喊,观众哄堂大笑。像这种喊倒好,纯属无理取闹。杨先生唱戏的时代,京戏早就突破了“官中调门”的旧规,“各唱各调”已是业界普遍共识,也就是已经确立了新规。况且嗓音局限又不是

轻朋友听老戏,我也认为珮瑜的吉他伴唱并不成功。可是,艺术探索不是技术错误,更何况清音会是市场化运作,又没花国家财政一分钱,凭啥给叫倒好?叫声倒好,表达一下态度也就罢了,弄出手机来放录音档子就太过了。你我不爱听吉他伴唱,可是还是有人愿意听的,他们也是花钱买票的,觉得演出无法进行,那些观众的权益谁来保障?喊倒好是在公共场所中的“文艺批评”,行使这种批评的权利不应过度妨碍其他观众的欣赏,这恐怕是喊倒好的底线。如果你对演员或演出真的忍无可忍,我们听戏还有一项旧俗,那就是“起堂”。

在高3.9米、宽3.4米、厚0.3米而又七色辉煌的大型龙门架前,12盏大灯在铿锵激越的锣鼓喷呐声中奔舞不止。传说中龙,取其头部之形并夸饰其嘴部而为龙嘴灯,亦奇亦凡的鳌鱼,成为身长超过龙嘴灯三倍的鳌鱼灯,鲫鱼灯、鲤鱼灯、火鱼灯、虾灯,六种两两成双的水族灯形成了一支各有特征而又可以串接成龙的表演队。这是又一款“鲤鱼跳龙门”,其发祥与繁衍地——浙江省仙居县田市镇,是仙居中部商品集散地和交通咽喉,既有秀美山川,亦见连绵沃野,河潭密布,林木茂盛。乡民涉水见鱼虾而仿其形为舞,进山取竹木而扎骨架为灯。

庄肃虔诚的旋律、音色音量的抒发控敛,仿佛寄寓了一种幽深的牵思,继承了缅怀故人先辈的传统情愫和美德,使之潜入内涵丰富的时空隧道,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传递宏扬,一种“孝行天下”的意念,令人感悟敬畏之深、浮想绵永。《清明心语》确实成功地驾驭了西方乐器这个载体,表现出中国的意境和情韵,也突破了管风琴只能演奏西方乐曲的框架,是值得点赞的、可喜的。

郑菁深

说是一首小品,但作品的境界与节气给人渗透心灵的触动和感应。而且这部作品由朱磊教授亲临演奏,乃世界首演,殊为难得。抑扬起伏的乐曲声中,空灵旷远、

说是一首小品,但作品的境界与节气给人渗透心灵的触动和感应。而且这部作品由朱磊教授亲临演奏,乃世界首演,殊为难得。抑扬起伏的乐曲声中,空灵旷远、

听戏,真不让喝彩,这是个问题。听戏的主儿都知道,不让喝彩,别说听戏的,唱戏的都没劲。演出无人喝彩,俗语叫“掉凉水盆里了”,是件十分扫兴的事。如果只许叫好,不许喝倒彩(现在真有剧场这么规定),等于强迫观众只能赞扬,不许批评,又太不讲理。只是,喝倒彩这件事,“准星”往往很差,很多时候取决于各人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说可能你的这一声倒彩恰恰搅了别人的雅兴。就像侯宝林相声里说的:“这位爱看这个角儿,那位爱看那个角儿,这边一叫好,两人打起来了!”——草根艺评弄不好就成了“寻衅滋事”。那么,什么才是恰当的倒彩? “叫好”这种一正一反的简单判断,实际上也只能解决非黑即白的简单问题。所以,倒好只能送给那些明显的差错和故意的懈怠,诸如:忘词漏句、荒腔走板、穿戴错误以及故意泡汤,偷工减料等。见仁见智的问题是不能用“喊”来解决的。譬如:京戏是讲究规范的,但京戏的渊源复杂,规范也是发展变化的。熟悉掌故的人一定知道,为了《打渔杀家》的萧恩应该穿鞋还是穿靴,《战

太平》的花云应该走“虎跳”还是走“抢背”这些问题,当年看过老谭小余的老谭曲家曾连篇累牍地打笔仗,费了多少新闻纸,结果仍然莫衷一是。当然更不可能在现场用一声喊的办法来解决,否则岂不大乱?可惜的是,喊倒好的人未必都明白这个理。有些人以为自己花钱看戏是大爷,一不满意就胡喊倒好。天津名旦杨荣环艺兼梅、尚,技艺不凡,但苦于嗓音局限,演唱调门不高。这本是他的常态,不喜欢尽可不去听。那天好像是《玉堂春》,反正杨先生是靠近台口在演唱。有个人径直走到台前,冲着他用一口浓重的天津话喊道:“好调门啊!还有码没有?”按,京胡的音调低过极限,容易跳码,故戏班把低调门戏称“落码调”。他这一喊,观众哄堂大笑。像这种喊倒好,纯属无理取闹。杨先生唱戏的时代,京戏早就突破了“官中调门”的旧规,“各唱各调”已是业界普遍共识,也就是已经确立了新规。况且嗓音局限又不是

轻朋友听老戏,我也认为珮瑜的吉他伴唱并不成功。可是,艺术探索不是技术错误,更何况清音会是市场化运作,又没花国家财政一分钱,凭啥给叫倒好?叫声倒好,表达一下态度也就罢了,弄出手机来放录音档子就太过了。你我不爱听吉他伴唱,可是还是有人愿意听的,他们也是花钱买票的,觉得演出无法进行,那些观众的权益谁来保障?喊倒好是在公共场所中的“文艺批评”,行使这种批评的权利不应过度妨碍其他观众的欣赏,这恐怕是喊倒好的底线。如果你对演员或演出真的忍无可忍,我们听戏还有一项旧俗,那就是“起堂”。

在高3.9米、宽3.4米、厚0.3米而又七色辉煌的大型龙门架前,12盏大灯在铿锵激越的锣鼓喷呐声中奔舞不止。传说中龙,取其头部之形并夸饰其嘴部而为龙嘴灯,亦奇亦凡的鳌鱼,成为身长超过龙嘴灯三倍的鳌鱼灯,鲫鱼灯、鲤鱼灯、火鱼灯、虾灯,六种两两成双的水族灯形成了一支各有特征而又可以串接成龙的表演队。这是又一款“鲤鱼跳龙门”,其发祥与繁衍地——浙江省仙居县田市镇,是仙居中部商品集散地和交通咽喉,既有秀美山川,亦见连绵沃野,河潭密布,林木茂盛。乡民涉水见鱼虾而仿其形为舞,进山取竹木而扎骨架为灯。

庄肃虔诚的旋律、音色音量的抒发控敛,仿佛寄寓了一种幽深的牵思,继承了缅怀故人先辈的传统情愫和美德,使之潜入内涵丰富的时空隧道,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传递宏扬,一种“孝行天下”的意念,令人感悟敬畏之深、浮想绵永。《清明心语》确实成功地驾驭了西方乐器这个载体,表现出中国的意境和情韵,也突破了管风琴只能演奏西方乐曲的框架,是值得点赞的、可喜的。

郑菁深

说是一首小品,但作品的境界与节气给人渗透心灵的触动和感应。而且这部作品由朱磊教授亲临演奏,乃世界首演,殊为难得。抑扬起伏的乐曲声中,空灵旷远、

说是一首小品,但作品的境界与节气给人渗透心灵的触动和感应。而且这部作品由朱磊教授亲临演奏,乃世界首演,殊为难得。抑扬起伏的乐曲声中,空灵旷远、



郑辛遥 原谅他人,不是放过别人,而是放过自己。

钱看戏,不为看演员圆满的表演,就为挑错瞧洋相,那,算你狠!只能由你去喊,因为他毕竟失手了!两年前,王珮瑜的清音会尝试用吉他伴唱京戏。一些喜爱老戏的年轻戏迷大为反感,不仅在现场喊倒好,而且还拿出山寨机播放老戏唱段“抗议”。这就完全越出了倒好“权利”可以行使的范围。说实在的,我坚决支持年轻朋友听老戏,我也认为珮瑜的吉他伴唱并不成功。可是,艺术探索不是技术错误,更何况清音会是市场化运作,又没花国家财政一分钱,凭啥给叫倒好?叫声倒好,表达一下态度也就罢了,弄出手机来放录音档子就太过了。你我不爱听吉他伴唱,可是还是有人愿意听的,他们也是花钱买票的,觉得演出无法进行,那些观众的权益谁来保障?喊倒好是在公共场所中的“文艺批评”,行使这种批评的权利不应过度妨碍其他观众的欣赏,这恐怕是喊倒好的底线。如果你对演员或演出真的忍无可忍,我们听戏还有一项旧俗,那就是“起堂”。

在高3.9米、宽3.4米、厚0.3米而又七色辉煌的大型龙门架前,12盏大灯在铿锵激越的锣鼓喷呐声中奔舞不止。传说中龙,取其头部之形并夸饰其嘴部而为龙嘴灯,亦奇亦凡的鳌鱼,成为身长超过龙嘴灯三倍的鳌鱼灯,鲫鱼灯、鲤鱼灯、火鱼灯、虾灯,六种两两成双的水族灯形成了一支各有特征而又可以串接成龙的表演队。这是又一款“鲤鱼跳龙门”,其发祥与繁衍地——浙江省仙居县田市镇,是仙居中部商品集散地和交通咽喉,既有秀美山川,亦见连绵沃野,河潭密布,林木茂盛。乡民涉水见鱼虾而仿其形为舞,进山取竹木而扎骨架为灯。

庄肃虔诚的旋律、音色音量的抒发控敛,仿佛寄寓了一种幽深的牵思,继承了缅怀故人先辈的传统情愫和美德,使之潜入内涵丰富的时空隧道,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传递宏扬,一种“孝行天下”的意念,令人感悟敬畏之深、浮想绵永。《清明心语》确实成功地驾驭了西方乐器这个载体,表现出中国的意境和情韵,也突破了管风琴只能演奏西方乐曲的框架,是值得点赞的、可喜的。

郑菁深

说是一首小品,但作品的境界与节气给人渗透心灵的触动和感应。而且这部作品由朱磊教授亲临演奏,乃世界首演,殊为难得。抑扬起伏的乐曲声中,空灵旷远、

说是一首小品,但作品的境界与节气给人渗透心灵的触动和感应。而且这部作品由朱磊教授亲临演奏,乃世界首演,殊为难得。抑扬起伏的乐曲声中,空灵旷远、

国庆礼赞

王养浩

一、国旗
先烈用热血染成了你的鲜红,五星以灿烂显示了你的坚强。凡是有你飘扬的地方,便是我们一生捍卫的地方。

二、国歌
你唱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汇聚成抗日救亡的滔天洪流。哼唱着,筑起了不朽的钢铁长城,谱写着华夏大地的壮丽春秋。

三、烟花
最耀眼的烟花,变幻在国庆节的夜空;绚丽的美景,展示着祖国的繁荣。有人说,腾空而起的不仅是烟花,而是东方的巨龙。中途退场,我走了,不看了!这是一声最“响亮”的倒好!希望年轻朋友在行使现场批评权利的时候,不要光继承“倒好”而舍不得“起堂”,表达自己的好恶不要妨碍别人的权利。不能只顾了自己的艺术观,忘了起码的人生观。“三观”都正才是一个好戏迷!

宽门纳鱼

——景视微言 任向阳

阿弟看到,卑微的鱼虾与神圣的龙灯共舞,鳌鱼的威猛、鲫鱼的坚韧、鲤鱼的勇敢、火鱼的刚毅、水虾的活泼,带来了满台的灵动。“这阵容好大,这龙门好宽!”阿弟连声叫好——仙居的鲤鱼灯舞,水族多姿多彩,鱼虾集结成群,鱼跃虾也腾,鱼与虾皆可联袂而越向龙门、奋力过门。看来,只要励志勤进,可化龙成圣者不仅限于鲤鱼。

这灯舞寄托的理想渊源久远——相传唐朝贞观年间有一满腹经纶的举人(可惜名姓已失传),屡屡赴京应试而次次不中,至晚年愤而制灯狂舞,一则泄其郁愤,二来激励后人。明朝中期,仙居吴姓子弟吴福、吴时来相继进士及第官至宰辅,垂训族人要“课子敦读,劝勉上进”,于是,每逢子弟进学、大比和年节,鲤鱼灯舞频见于乡场。阿弟写下观感:这庄严瑰丽的龙门,既有抨击旧社会科举黑暗面之初衷,更有励人奋进以报效家国的内在气势。这令人叫好的龙门,之所以这么宽阔,原来是寄托了广开门路、广纳才俊的心愿。这宽阔得足以容纳群鱼的龙门,是一代代舞灯人的最有气魄的艺术语言。



萤火虫 宋跃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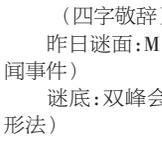
龙灯



观棋不语 (四字敬辞)

昨日谜面:M(国际新闻事件)

谜底:双峰会(注:象形法)



七夕会 影音方圆